

章氏遺書

章氏遺集

章氏遺書卷第二

文史通義內篇二

蕭山王宗炎編次

吳興劉承幹校訂

原道上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固諳諳然命之乎曰天地之前則
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
室而道形矣猶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
能容部別班分而道著矣仁義忠孝之名刑政禮樂之
制皆其不得已而後起者也
人之生也自有其道人不自知故未有形三人居室則
必朝暮啟閉其門戶饗飧取給於樵汲旣非一身則必

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謂不得不然之勢也而均平秩序之義出矣又恐交委而互爭焉則必推年之長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長幼尊卑之別形矣至於什伍千百部別班分亦必各長其什伍而積至於千百則人眾而賴於幹濟必推才之傑者理其繁勢紛而須於率俾必推德之懋者司其化是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作君作師畫野分州井田封建學校之意著矣故道者非聖人智力之所能爲皆其事勢自然漸形漸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天著於人而理附於氣故可形其形而

名其名者皆道之故而非道也道者萬事萬物之所以然而非萬事萬物之當然也人可得而見者則其當然而已矣人之初生至於什伍千百以及作君作師分州畫野蓋必有所需而後從而給之有所鬱而後從而宣之有所弊而後從而救之羲農軒顓之制作初意不過如是爾法積美備至唐虞而盡善焉殷因夏監至成周而無憾焉譬如濫觴積而漸爲江河培塿積而至於山嶽亦其理勢之自然而非堯舜之聖過乎羲軒文武之神勝於禹湯也後聖法前聖非法前聖也法其道之漸形而漸著者也三皇無爲而自化五帝開物而成務三王立制而垂法後人見爲治化不同有如是爾當日聖

人創制祇覺事勢出於不得不然一似暑之必須爲葛
寒之必須爲裘而非有所容心以謂吾必如是而後可
以異於前人吾必如是而後可以齊名前聖也此皆一
陰一陽往復循環所必至而非可卽是以爲一陰一陽
之道也一陰一陽往復循環者猶車輪也聖人創制一
似暑葛寒裘猶軌轍也

道有自然聖人有不得不然其事同乎曰不同道無所
爲而自然聖人有所見而不得不然也故言聖人體道
可也言聖人與道同體不可也聖人有所見故不得不
然眾人無所見則不知其然而然孰爲近道曰不知其
然而然卽道也非無所見也不可見也不得不然者聖

人所以合乎道非可卽以爲道也聖人求道道無可見
卽眾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聖人所藉以見道者也故不
知其然而然一陰一陽之迹也學於聖人斯爲賢人學
於賢人斯爲君子學於眾人斯爲聖人非眾可學也求
道必於一陰一陽之迹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迹
旣多而窮變通久之理亦大備周公以天縱生知之聖
而適當積古留傳道法大備之時是以經綸制作集千
古之大成則亦時會使然非周公之聖智能使之然也
蓋自古聖人皆學於眾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而周公又
遍閱於自古聖人之不得然而知其然也周公固天
縱生知之聖矣此非周公智力所能也時會使然也譬

如春夏秋冬各主一時而冬令告一歲之成亦其時會使然而非冬令勝於三時也故創制顯庸之聖千古所同也集大成者周公所獨也時會適當然而然周公亦不自知其然也

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今言集大成者爲周公毋乃悖於孟子之指歟曰集之爲言萃眾之所有而一之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皆聖人而得天子之位經綸治化一出於道體之適然周公成文武之德適當帝全王備殷因夏監至於無可復加之際故得藉爲制作典章而以周道集古聖之成斯乃所謂集大成也孔子有德無位卽無從得制作之權不得列於一成安有大成

可集乎非孔子之聖遜於周公也時會使然也孟子所謂集大成者乃對伯夷伊尹柳下惠而言之也意謂伯夷尹惠皆古聖人恐學者疑孔子之聖與三子同公孫丑氏嘗有若是其般之問矣故言三子之偏與孔子之全無所取譬譬於作樂之大成也故孔子大成之說可以對三子而不可以盡孔子也以之盡孔子反小孔子矣何也周公集羲軒堯舜以來之大成周公固學於歷聖而集之無厯聖之道法則固無以成其周公也孔子集伯夷尹惠之大成孔子固未嘗學於伯夷尹惠且無伯夷尹惠之行事豈將無以成其孔子乎夫孟子之言各有所當而已矣豈可以文害意乎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今人皆嗤黨人不知孔子矣抑知孔子果成何名乎以謂天縱生知之聖不可言思擬議而爲一定之名也於是援天與神以爲聖不可知而已矣斯其所見何以異於黨人乎天地之大可以一言盡孔子之大亦天地也獨不可以一言盡乎或問何以一言盡孔子則曰學周公而已矣周公之外別無所學乎曰非有學而孔子有所不至周公旣集羣聖之成則周公之外更無所謂學也周公集羣聖之大成孔子學而盡周公之道斯一言也足以蔽孔子之全體矣祖述堯舜周公之志也憲章文武周公之業也一則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再則曰甚矣吾衰不

復夢見周公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又曰郁郁乎文哉
吾從周哀公問政則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或問仲尼
焉學子貢以爲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述而不作周公之
舊典也好古敏求周公之遺籍也黨人生同時而不知
乃謂無所成名亦非全無所見矣後人觀載籍而不知
夫子之所學是不如黨人所見也而猶嗤黨人爲不知
奚翅百步之笑五十步乎故自古聖人其聖雖同而其
所以爲聖不必盡同時會使然也惟孔子與周公俱生
法積道備至於無可復加之後周公集其成以行其道
孔子盡其道以明其教符節吻合如出於一人不復更
有毫末異同之致也然則欲尊孔子者安在援天與神

而爲恍惚難憑之說哉

或曰孔子旣與周公同道矣周公集大成而孔子獨非大成歟曰孔子之大成亦非孟子僅對夷齊尹惠之謂也又不同於周公之集也孟子曰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竊取其義以擬周孔周公其玉振之大成孔子其金聲之大成歟周公集羲軒堯舜以來之道法而於前聖所傳損益盡其美善玉振之收於其後者也孔子盡周公之道法不得行而明其教後世縱有聖人不能出其範圍金聲之宣於前者也蓋君師分而治教不能合於一氣數之出於天者也周公集治統之成而孔子明立教之極皆事理之不得不然而非聖人故欲如

是以求異於前人此道法之出於天者也故隋唐以前
學校並祀周孔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蓋言制作
之爲聖而立教之爲師故孟子曰周公仲尼之道一也
然則周公孔子以時會而立統宗之極聖人固藉時會
歟宰我以爲夫子賢於堯舜子貢以爲生民未有如夫
子有若以夫子較古聖人則謂出類拔萃三子得毋阿
所好歟曰朱子之言盡之矣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
也然而治見實事教則垂空言矣立言必折衷夫子大
賢而下其言不能不有所偏矣宰我子貢有若孟子竝
引其言以謂知足知聖矣子貢之言固無弊而宰我賢
於堯舜且曰遠使非朱子疏別爲事功則無是理也夫

尊夫子者莫若切近人情雖固體於道之不得然而已爲生民之所未有矣蓋周公集成之功在前王而夫子明教之功在萬世也若歧視周孔而優劣之則妄矣故欲知道者在知周孔之所以爲周孔

原道中

韓退之曰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
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夫說長者道之所由明而說長
者亦卽道之所由晦也夫子盡周公之道而明其教於
萬世夫子未嘗自爲說也表章六籍存周公之舊典故
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
是也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所謂明先王之道以導之也

非夫子推尊先王意存謙牧而不自作也夫子本無可作也有德無位卽無制作之權空言不可以教人所謂無徵不信也教之爲事羲軒以來蓋已有之觀易大傳之所稱述則知聖人卽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嘗於敷政出治之外別有所謂教法也虞廷之教則有專官矣司徒之所敬敷典樂之所咨命以至學校之設通於四代司成師保之職詳於周官然旣列於有司則肄業存於掌故其所習者修齊治平之道而所師者守官典法之人治教無二官師合一豈有空言以存其私說哉儒家者流尊奉孔子若將私爲儒者之宗師則亦不知孔子矣孔子立人道之極未可以謂立儒道之極也儒也

者賢士不遇明良之盛不得位而大行於是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出於勢之無可如何爾人道所當爲者廣矣大矣豈當身皆無所遇而必出於守先待後不復涉於人世哉學易原於羲畫不必同其卉服野處也觀書始於虞典不必同其呼呿號泣也以爲所處之境各有不同也然則學夫子者豈曰屏棄事功預期道不行而垂其教邪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後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經以謂六經載道之書也而不知六經皆器也易之爲書所以開物成務掌於春官太卜則固有官守而列於掌故矣書在外史

詩領太師禮自宗伯樂有司成春秋各有國史三代以前詩書六藝未嘗不以教人非如後世尊奉六經別爲儒學一門而專稱爲載道之書者蓋以學者所習不出官司典守國家政教而其爲用亦不出於人倫日用之常是以但見其爲不得不然之事耳未嘗別見所載之道也夫子述六經以訓後世亦謂先聖先王之道不可見六經卽其器之可見者也後人不見先王當據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見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與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爲說以致離器言道也夫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則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則政教典章人倫日用之外更無別出著述